



白露,时光的轻语

□王丽丽

一场秋雨过后,暑气渐消。那些属于秋天的景象也便悄然闯入我们的脑海里,天高云淡,鸿雁南飞,层林尽染。

白露,作为九月的节气,恰似一道清凉灿烂的藩篱,将夏天与秋天彻底分隔,自此,无需再眷恋春之香艳与夏之火热。节气的命名通常是季节转换的代名词,多数节气少带感情色彩,而以表示颜色的“白”和实实在在的“露”来命名的白露,足足说明她与众不同。白露自降临人间,便充满诗意,她承载着相思、爱情、离别、愁哀之绪,其纯洁清丽之姿,也让世人充满无限遐想与眷恋。

清晨,天气微凉,朝霞初露。走在乡间小路上,轻拈草叶,那露珠便鲜活地律动起来,稍不注意,便倏地滑落,坠入土地不见踪影。对于白露,只能远观,不可亵玩。凝视着她,我的思绪穿越千年,超越时空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那个宛在水中央的美丽倩影,衣袂飘飘,若隐若现。熠熠露水仿佛孕育了这位佳人,这绮丽女子撩拨着人们深情追溯,那是神话般的传说与爱的眷恋。

我很幸运,出生在白露时节,成长于麻大湖畔。我曾遐想,那片芦苇中定藏着一位佳人。青春年少时,我与表姐荡舟湖上,在苍苍蒹葭、莲荷繁盛中穿梭于苇塘追寻美人,却常因芦苇茂茂连绵而误入深湖迷路。若逢落雨,以莲叶当伞,亦是乐趣无穷。

多年后,我离开了故乡的苇湖。白露仿佛成了离别的代名词,无意间增添了许多伤感。正如晏殊在词中感叹:“流水淡,碧天长。路茫茫。凭高目断。鸿雁来时,无限思量。”杜甫亦云: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

三伏天气已近尾声,暑热消退却仍得有一个过程。秋老虎不时地在各个角落里折腾,逞尽了威势,咋就吵不醒躺在时序里的秋天?

树叶传来唰啦啦的声响,田园里的瓜果飘来馨香。蟋蟀振动翅膀,向日葵摇头微笑。芦花在风中像奔跑的孩童,跌跌撞撞扑面而来。小草有着随性洒脱的温柔,在风中伏低后,又直起身来。梧桐树像一首诗,夕阳的光线从叶子间漏下来,和着它的韵律打着节拍。终于,在酡红如醉的傍晚,以及虫类的鸣声里,秋天揉着眼睛坐起来了。

古人早就已经意识到虫鸣声里的时节变化,如“促织鸣,懒妇惊”。促织,学名蟋蟀,俗称“蚰蚰儿”,在诗文里出现的频率较高。流沙河先生的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,把故园之思演绎得淋漓尽致,相信一定温柔地震撼到了余光中

明。”白露生,秋渐凉,抬头望月,将思念寄托于一轮明月,却总觉异乡之月不如故乡明亮。此时,故乡的歌如一只清远的笛,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,而我的友人随笛声远去。故乡,犹如被白露漫润的一幅古老画卷,化作一种模糊的惆怅。

因生于白露,便借了白露之光,矫情地将微信昵称改为“白露”。此举却引起家人、儿女、朋友的极度不满。因为白露虽晶莹透亮,生命却极其短暂,太阳升起之时便消失不见,预示着生命的终结。远有曹禺《日出》中的陈白露,在华丽扰攘的尘俗中旋转,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,决绝离世;近有冯唐《万物生长》里的白露,爱情也是一波三折。“白露”一词被赋予了太多悲哀不祥的气氛,或许美的东西总是昙花一现。于是我再次易名,加上“为霜”二字。白露结为霜需经过寒露与霜降的酝酿和蓄势方能抵达。如此,“白露”与“白露为霜”便有了不同的概念。

想来想去,何必纠结过多。喧闹、寂静、繁华、荒芜,皆为过眼云烟。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。白露已穿过雨季,穿过夏风,奏响秋之序曲。秋天色彩斑斓,亦是收获的季节。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静夜深思,侧耳静听,窗外秋虫正呢呢。时间在朝露中一天天一夜夜逝去,人生悲喜交加的往事,与季节一同划过迷蒙的视线,走过的步履点滴留存于我们记忆的年轮中。正如曹操所写: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,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。”令人深思。

且行且珍惜吧。沐一身秋色,拾一汪秋水,蘸一滴清露,在白露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时节,从容从容、恬淡闲适,做好自己,这或许便是人生的真谛。

先生。南宋岳飞也曾被这只小虫惊扰到:“昨夜寒蛩不住鸣。惊回千里梦,已三更。起来独自绕阶行。人悄悄,帘外月胧明”。这沉郁低徊的声响,伴随着岳元帅的苦闷,在时光的长河里飘荡了八百余年。

蟋蟀独知秋令早,芭蕉正得雨声多。安静的夜里,小小的虫鸣仿佛特别能触动内心的情感。那承载着我们最珍贵的回忆的地方,伴随着虫鸣时常落进梦里。那在瓦上落下的雨,以及流淌的岁月,组成了多少人的淳朴记忆。我试图用照片掬起那些旧时记忆,此时犹如踏入时光长廊,在光阴露出的缝隙里,斑斑印迹气息依旧。鸟儿掠过草叶间的清香,是照片之外所承载的带有温度的生命记忆,那时岁月悠长,那时烟火寻常。

一位朋友曾跟我说过一段往事:有次跟小伙伴们说自己的铅芯特别硬,不会折断。于是,小伙伴们就用各种方法进行验证,结果一支新铅笔毁了。从那以后,这位朋友再也不跟别人去证明自己的东西。

折损的铅笔如是,对虫鸣的感受如是,对过往的回忆亦如是。

那年月饼香又甜

□李树坤

距离中秋节还有半个月的时候,超市里各式各样的月饼就上市了。看着货架上价格不菲的月饼,我不禁想起了1976年的中秋节。

那天,天色已晚,圆圆的月亮早已挂上树梢。村子里还没有通上电,家里没有钟表,也不知道时间,只记得锅里的饭菜已经热过两次。每热一次,娘就从锅里挑出一小块鸡肉给妹妹吃,馋得我和姐姐直咽口水。

每年春天,娘都要养几只鸡,过了夏天鸡就开始下蛋。家里的鸡蛋娘都攒着换些针头线脑的生活用品,或者换些零花钱补贴家用。爹出远门时也带上几个煮熟的鸡蛋,爹爹临上车时会悄悄塞给我一个鸡蛋。平时家里来了客人,也会炒一盘小葱鸡蛋。这年中秋节,娘早上起来把一只养了两年不下蛋的母鸡杀了,娘把鸡肉洗干净后,从中午开始就在铁锅里炖。我和姐姐都盼着爹早点回家,我们就可以吃上鸡肉了。

“叮叮,当当……”。终于,在我的眼皮打了几架刚平静下来后,村南马路上传来熟悉的马铃声。那时候,我家在村子最南边,白天透过窗户就能看到村南的马路,夜晚路上有人走过,连咳嗽声都能听见。朦朦胧胧中,我和姐姐被娘叫醒。趁着皎洁的月光,我跟在姐姐身后向村外奔去。见到爹后,他笑着把我们抱上了车。

回到家,爹把小毛驴卸下来牵到牲口栏里喂上草料,又把车上的货物盖好才进到屋里。娘已把又一次热好的饭菜端到桌上,我和姐姐也忙着搬小板凳。

“他爹,咋回来这么晚?买月饼了吗?”娘问。

“买了,十多天前就买好了,就是挺费劲,大都凭票限量购买,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到两包。路上转了个弯,去了大强家,给他送去一包月饼,咱盖屋时他出钱又出力,这事儿不能忘。他家日子也不好过,孩子们很少能吃到月饼。”爹说。

爹从屋里拿出一个娘亲手缝制的碎白花布包,解开口袋上的绳子,从里面掏出一个包得方方正正的油纸包,顶面还封着一张红纸,这是我们当地一种风俗。爹小心翼翼地打开外面的油纸,一股香甜的味道立刻弥漫开来,那种味道使我至今难忘。爹说,这一包有八个月饼,留下三个当供品,今天晚上切上两个吃,剩下的三个分给三个孩子。

娘转身去切月饼了,两个月饼被切成了八小块。我都没用筷子夹,迫不及待地用手抓起一块,三两口就吃光了。只记得月饼又香又甜,其他的味道被我一股脑儿咽进了肚里。我和姐姐各自吃了两三块,爹和娘也在吃,爹还说了一些外出遇到的事情。

夜里,我拿着那块月饼悄悄进了被窝,蒙着被子啃了一小口,剩下的就舍不得吃了。那夜,我做了一个梦,梦到家里有好多又大又圆,又香又甜的月饼,那月饼如窗外的月亮一样大一样圆。

第二天我想吃掉那个咬了一小口的月饼,后来一想姐姐和妹妹不也是很少吃到吗?于是,便自己拿菜刀去切月饼,想分给姐姐和妹妹一起吃。结果不小心切到手上了,娘想训斥我,她一听是为了给姐姐和妹妹分月饼,便没有训我。娘说,你不用分了,你姐姐那个月饼她早上就切开了,说是要分给你和你妹妹吃。

时间过得真快,一晃四十多年过去,父亲也已离开我们四十三年了。如今,我和姐妹们都在为生活奔波,平时聚少离多,过一个团圆的中秋已经非常奢侈。看着货架上那些包装精美的月饼,却再也找不回那年的味道了。



秋声一半在虫鸣

□郭忠敏

